

凡喜欢书画，写写画画的，书桌上自然就少不了有一把裁纸刀。厨房里的刀，当然是不可用的。切菜刀、水果刀，这些庖厨俗物，怎可使作文房？文房雅器，笔墨纸砚，乃至笔筒、笔架、臂搁、镇纸、印盒、印规、砚屏、砚滴、水丞、赏石，所有的实用器，同时也是观赏雅物。都是不近人间烟火。时至今日，许多文房用品，实用功能其实早已退化，而完全成为了赏玩的器物。至于裁纸，虽是必不可少的工作，但除实用而外，裁纸刀雅而有味却依然是必须的。

裁纸刀

我的案头，放了两把裁纸刀。一铜一竹，一古一今。古者是春秋时期的青铜削刮器，黑漆古，包浆灿然，光亮可鉴。在同类器物中，其难能可贵的是，刀把尾端正反各盘一条螭龙。与普通的刀环相比，自然工胜一筹。铜质精良，很是压手。不仅可以裁纸，且可兼作镇尺。无事执于我手，感觉古意温暖，似可穿越。此物系哈尔滨一位藏友惠让，到我手中，颇费周章。彼时正好南京举办“青奥会”，所有的刀具、化学品，都无法进入江苏。付款之后，朋友找了多家快递公司，皆被婉拒。十多天后，赛事尘埃落定，方才寄达。也算是好事多磨吧。

竹刀是嘉定竹刻家安之兄手制。安之竹刻，浅刻、透雕、留青、薄地阳文，无一不精。他刻制的十八罗汉臂搁和笔筒《纹秤论道》，都是当代杰作，必将载入文玩史册，与三松、吴、王比肩。近年他突然放弃雕刻，觉得一切雕刻手段用在竹子上都是多余。他变得不断地强调“竹器”这个概念。竹是大自然的恩赐，爱竹者，懂竹者，自然会“众里寻它千百度”，有缘发现心有灵犀的竹材，将它制成器物。常常是因材施工，顺其天性。器为竹之魂，工是匠人心。人与竹，就是一种相互的寻觅，一种交流，一种默契，更是一种解码和表达，是以竹寓意，替竹抒情。

安之的生活，除了读书喝酒，便是与竹为伍。他在浙西山区，买了一座小山。遍种毛竹。仿佛陶公植菊，羲之养鹅。他就在那里友竹妻竹，与竹相伴，与竹相对，与竹共枕眠。是的，他亲自采竹，制作了竹榻、竹禅椅等等生活用品。当然，还有茶勺、如意、香篆、手镯、长命锁等玩物雅器，皆为竹制。这些器物，其优美雅致，难言其妙。那是竹的朗诵，竹的歌唱，竹的倾诉，竹的私语，竹的冥想。

这把竹刀，亦是神品。看似简单，却线条飘逸，仿佛一尾体形修长的鱼儿。将它扔进水里，仅能用尾而游。此制既顺乎天然竹纹，又在造型上有特别的用心。看上去顺眼，用起来顺手。用这样的工具裁纸，简单的工作，似乎也就变成了艺术的行为了。生活模仿艺术，这是我一贯所要努力达到的境界。那么在选择上，能够得手安之竹刀之类，实乃幸事。

“质以直，形以曲，能曲能直无桎梏。形则雅，名则俗，非俗非雅元自足。”这是上海博物馆施远兄咏安之制竹如意的一首诗。用它来赞安之竹刀，亦无可。

春节吃什么是个年复一年的话题，劳碌了整整一年的主妇被问到这个问题时，都不免有些焦躁。脾气暴烈点的会嚷起来，吃什么！现在什么买不到，平时都有得吃，干嘛要挤到春节集中吃。随后做躺倒不干状，等着家人温言软语安慰她，扶起“娘娘”，连说“罢了罢了”！但是，如果春节餐桌上的菜与往日一模一样，有追求的主妇显然也不甘心，就像我，攀比心要不得，怎么的也要有点责任心吧。9 年没在上海过年的女儿姐姐今年要来，她最盼望的两个年菜是鳊鱼鲞与春卷，说届时要陪妈妈一起撕鳊鱼鲞，一起包春卷来吃，这让我对今年春节充满了期待。

多年以前，鳊鱼是我自己腌的，买东海青鳊，从背上剖开，抹去血污，正反面抹盐，惊喜的事在前几天发生了，那天随女友去了家宁波饭店吃象山直送海鲜，东西新鲜，烹调也



陶陶然乐在其中

周建国 篆刻

我生活过的南方那个小城市，倚山傍水，常年都是绿色葱葱的，地面是柏油马路铺就的，不是非常的平整；高大的梧桐树掩映着并不宽大的街道；我居住的房屋是院落式样的，颜色是小青瓦和马头灰墙的那种徽派建筑，分前庭、堂屋和后屋；马路的行人并不多，也不是匆匆的，走过的行人许多都不陌生，因为城市不大。

如今，梧桐树早已经被挪走，那街道、那老屋连着那不平整的马路已经不在。而记忆之中，梧桐树下，沿着街道一前一后缓缓走来的师徒，也不知多少次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

向日 (中国画) 梅 若

来每年都买菜场鱼摊大宝家的鱼，请他当场代加工，拿回来风干。再后来互相信任，只需要提前打个电话给他，大宝就去进货，然后腌好，挂在菜场楼上巨大的平台上，小年夜光景去付钱拿现成鳊鱼鲞，省了我很多工夫和储存空间。

由于人类的贪婪与不负责任，东海再不是取之不尽的宝海了，如今市场上纯正的东海青鳊已经很少，那些巨大如蟒蛇，冰冻如铁的海鳊冰冻后制作的鳊鱼鲞失去了往年的鱼鲜味，口感水乎乎的不好吃。半个月前我去大宝摊位咨询，他婆娘懒懒地说，现在大多是冷气的深海鳊鱼，鳊鲞进价高，生意清淡，真的要，交点定金也是可以做的。

惊喜的事在前几天发生了，那天随女友去了家宁波饭店吃象山直送海鲜，东西新鲜，烹调也

最难留惜是芳时

多少次敦促我记下他们。那师傅也就 40 岁多一点，跟在后面的徒弟不过 15 岁的样子，瘦削白净的脸，穿着蓝色粗布洗得泛白的外衣，一双解放

学徒

汪 芳

牌的墨绿旧球鞋。挑着扁担的师徒，不时张望着街道的门牌号码，他们将要安顿的人家，或是不久就要迎亲，师徒是请来打制家具的手艺人。

那个年代，没有高考，没有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。明理的农村人懂得“荒年饿不死手艺人”的道理。于是，男孩子能够念书识一些字，托付给一个有手艺的师傅，学徒三年，尽管没有收入，却解决了吃饭的问题；三年之后出师，就是一个大好的出息和全家的希望。

安顿师徒的地方，通常是堂屋或者闲置的屋子。那时我不过八九岁，放学回来，路过厅堂，总要呆看许久，直到母亲唤我回家做功课。师傅用刀和斧头砍木头，刨子削直它们，再从侧目光目测曲直。小学徒低着头，机械地“叮叮当当”地钉着钉子，做下手，一丝不苟的样子。虽然师徒之间的话非常少，师傅也并没有刻意教授什么，但是学徒的眼睛总是时刻留意师傅的活儿。俨然是一对严父和孝子的架势。那学艺其实也就是偷艺。

饭菜是主人家供给的，一大碗的饭菜，小徒弟随便洗洗手，再随意把脸抹一把，就坐在一旁低着头，吃饱后，继续干

活。天气炎热，一天的活下来，师徒都已经是挥汗如雨，师傅歇息下来，在堂屋中坐着，喝着凉茶，挥着芭蕉扇，和主人唠嗑。徒弟打扫堂屋，给师傅洗衣服。三年生活就是如此机械、重复、寂寞。夜晚，我总是能听到断断续续的箫声，或是悠扬或是如泣如诉，那是小

板上点一下，转一小圈，就成了个圆形面皮，右手是一根竹签，沾一点糊糊适时补一下漏洞，面皮稍一成型，马上揭下来，这就是做春卷皮子。那被当时时髦人称为“手作”的“艺人”神奇高超，我小人家抬着头高山仰止，感觉这辈子学不会了。

摊春卷皮子需要那么高的技巧，卖的价钱并不高，做完一叠马上被买走。回家后要赶紧把皮子一张张揭开，再叠起来包好保持湿度，不能偷懒。否则等到你急着想包春卷时再揭，皮粘在一起很容易破，你哭也没用。春节前这种手工春卷皮不是那么容易买到，就只能去超市买冰冻的春卷皮子。那皮子师傅做的，莫名其妙的方形，还挺厚的，包也难包，吃也难吃，充数而已。说话间，紧迫感来了，出门去，囤一叠手工春卷皮刻不容缓。

关羽脸再红，包拯肤再黑，毕竟都是黄色人种，肯定不像戏曲脸谱那般夸张。在京剧里，关羽脸谱深红，行话称“红生”；包拯脸谱漆黑，行话称“黑头”，都是花脸里极特别的——深红象征忠勇，漆黑表示刚直，此色神圣难犯，此身金刚不坏。也就是说，京剧的关羽和包拯，不仅是艺术人物，更是神圣人物，犹似二郎真君和太白金星。故而每看关公戏或包公戏，我都对戏源于巫的说法，更信一层。先人在脸上涂色抹彩、放歌起舞，目的是使自己超凡入圣，以便卜凶问吉、祛祸求福。美术、歌唱、舞蹈，这些艺术的源头，皆出于此，至于以后用来演绎故事、给人欣赏，就成了戏曲。也就是说，戏曲是从宗教演变而来的各类艺术的合体，它既留存宗教的一些手法，更负担着宗教的一些使命。艺人在脸上涂画、然后歌舞，使自己扮的古人成圣，以便激浊扬清、惩恶扬善。

关羽便是可以成圣的古人，其忠义勇气超出了寻常的武将。有个戏目叫做《单刀会》，演关羽明知东吴之邀是效鸿门宴的诡计，仍毅然赴会，席间谈笑自若，历数平生战功，毫不会杀机四伏，最后佯醉挟持对方主帅，安然返回。武将做到了不战屈人的极致，便是武圣。为此，我填了一阙《念奴娇》赞之——

江深水阔，正滔滔东去，浪翻波叠。隔岸摆筵犹列阵，乱刀新磨如雪。密网三匝，杀机四伏，澎湃英雄血。跨江而往，只劳舟楫一叶。谈笑斩将闯关，虎牢白马，温酒从头说。凤目蚕眉扬把处，巧计良谋虚设。赤兔无鞍，青龙在鞘，未战先称捷。丈夫神勇，气吞千古英烈。

包拯也是可以成圣的古人，其刚直正气超出了一般的文官。有个戏目叫做《铡美案》，演包拯明知陈世美是新科状元、当朝驸马，仍不为所动，在历数其遗弃妻子、买凶谋杀、伪证诬陷、妨害司法等一干罪状后，果断开铡。文官做到了铁面无私的极致，便是青天。为此，我填了一阙《最高楼》赞之——

休惊惧，先实告因由，再尽诉冤仇。为官情似双亲重，岂凭弱女泪双流。大堂中，教免礼，唤扬头。且勿仰、夺魁金殿上，亦莫仗、至尊公主傍。唯作恶，必成囚。人凭恩义存天地，欺天负地律知否。铡刀开，千种

活。天气炎热，一天的活下来，师徒都已经是挥汗如雨，师傅歇息下来，在堂屋中坐着，喝着凉茶，挥着芭蕉扇，和主人唠嗑。徒弟打扫堂屋，给师傅洗衣服。三年生活就是如此机械、重复、寂寞。

夜晚，我总是能听到断断续续的箫声，或是悠扬或是如泣如诉，那是小徒弟吹出的乐声，如同他的木艺，有些生疏，却是认真、执着。

两个多月很快过去了，这家的活儿完了，也就是结束了这段生活。在资讯极其不发达的年代，没有网络，没有广告，师徒的下一单活完全是依靠精湛的手艺和口碑相传。

师傅仍旧挑着担子，走出这户人家，走出这街道。另外一份工作，就是另外一种漂泊，也是生活的另外一份希望。

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机会见过师徒俩。想必那师傅已经年迈，而徒弟早

后，光绪帝被幽禁于瀛台。俗话说，“虎落平阳遭犬欺”，这时连太监都要欺负他。清官有一个陋规，百官有贡品进献，先要塞给太监“宫门费”，否则的话就不予放行，或者虽让进贡者入宫，但悄悄地设计陷害，给你个“欺上”的罪名。光绪帝在瀛台闲着无聊，有一天亲自做了一盒精美的点心，派人送给慈禧太后。慈禧宫中的太监向送点心的人索取“宫门费”，结果没有要到，便恼羞成怒，坚决不让点心送进宫。此人只能回到瀛台，原原本本向光绪帝作了汇报。光绪帝也无可奈何，只得自己端着点心，亲自送到慈禧宫中。当走到慈禧寝室外时，侍候慈禧的太监把点心接了过去。这个太监在启帘开门的一瞬间，在点心盒里放了一点粪末。慈禧太后在吃点心时，闻到了一股臭味，便问这是怎么回事？太监乘机说，这是光绪帝亲自送来的。慈禧大怒，从此光绪帝的日子就更难过了。

罪，血来酬。历代王法，无不昭昭在案、铮铮胜铁，但能恪行不悖、秉公执行，能有几何？况且法律最多察明现行、法办活人，至于人心深处之恶、死无对证之案，是无能为力的。于是包拯神通，被人再度延伸。

与普通的黑头不同，包拯脸谱眉心画有一钩白色月牙，表示能通阴阳两界。也就是说，包拯是人又是神，审理鬼魂告状，如同活人一样。有个戏目叫做《乌盆记》，演商人刘世昌遭烧窑主赵大谋财害命，尸身被烧化，骨殖被粉碎，制成乌盆一只，给了老汉张别古作抵债品。乌盆央求张别古带自己去开封府。包拯知其来历，遂将凶手捉拿正法。为此，我填了一阙《夜游宫》赞之——

莫怪乌盆撒赖，端的是、奇冤惊骇。寸骨毫肤俱遭害，化成灰，作盆儿，来抵债。无计复无奈，看凶手，逍遥天外。王法铮铮虽有态，仗人心，有天良，长久在。

包拯不但能在阳间断阴事，更可入鬼城查人命。有个戏目叫做《探阴山》，演泼皮李保逼奸不成，杀害少女柳金蝉。书生颜查散发现尸身，却被县官误作凶手、惨遭极刑。死者不能言语，包拯只得魂体出窍，去往阴曹五殿探个究竟。想必此行对于包拯，也是一枚大事、难事。戏中，包拯的靈魂回望自己和随从的肉身唱：“牙床上睡定了无私铁面，王朝马汉睡卧在两边。可怜他初为官定远小县，可怜他审乌盆又被人参。可怜他铡驸马险些遭难，可怜他为颜查散下阴曹游过了五殿哪得安然！”

关羽的神像，早被人们供起。不过香火缭绕之中，如今大多出现于饭店酒肆的账台上。都说中国人不信鬼神，可到了财字面前，今人仍是如此的虔诚。包拯的形象，大多还在戏里。不过唱念做打之下，如今真正能够看懂的观众渐渐变少。都说中国人没有宗教，可到了戏台上面，古人还是这般神明。有人劝说，千万不要将戏曲中已超凡入圣的古人，轻易打回凡胎。此话有理。退一步讲，即便要去发财，也须仰仗一丝的人心天良、一毫的忠义果敢吧。不然，人们就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崇拜、可以指望、可以长久的了。



已成为了大师傅了。想起了大师傅抱石，家贫，不能入学，他在裱画店和瓷器店都当过数年学徒。一笔一划，数年练就了最扎实的基本功。不知不觉之中，不仅有谋生的本领，而且具备了超人的技艺，如同雌鸟，一旦从羽翼之下飞翔，就会高鹏展翅。

光绪幽禁做点心

罗伟国

戊戌变法失败后，光绪帝被幽禁于瀛台。俗话说，“虎落平阳遭犬欺”，这时连太监都要欺负他。清官有一个陋规，百官有贡品进献，先要塞给太监“宫门费”，否则的话就不予放行，或者虽让进贡者入宫，但悄悄地设计陷害，给你个“欺上”的罪名。光绪帝在瀛台闲着无聊，有一天亲自做了一盒精美的点心，派人送给慈禧太后。慈禧宫中的太监向送点心的人索取“宫门费”，结果没有要到，便恼羞成怒，坚决不让点心送进宫。此人只能回到瀛台，原原本本向光绪帝作了汇报。光绪帝也无可奈何，只得自己端着点心，亲自送到慈禧宫中。当走到慈禧寝室外时，侍候慈禧的太监把点心接了过去。这个太监在启帘开门的一瞬间，在点心盒里放了一点粪末。慈禧太后在吃点心时，闻到了一股臭味，便问这是怎么回事？太监乘机说，这是光绪帝亲自送来的。慈禧大怒，从此光绪帝的日子就更难过了。

十日谈

我家的年菜

银丝芥菜是老上海人喜爱的美味。